

歷史空間

自古黃河重防洪

戴永夏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她孕育了燦爛的中華文明，也養育了一代代的中華兒女。但黃河也是一條桀驁不馴的「害河」，過去經常氾濫成災，給兩岸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巨大損失。因此，歷朝歷代，都比較重視黃河的防洪工作。

黃河防洪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的遠古時期。《國語·周語》上有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庫」的記載；《淮南子·原道訓》上也說「鯀作三仞之城」。這都說明，我們的先祖早就懂得營造簡單的堤防來阻擋黃河的洪水。

到了周朝，在黃河邊築堤防洪更為普遍。《國語·周語》上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這裡防洪的作用被引以為喻，可知當時的人們以深知洪水之害，沿河築堤已成為盡人皆知的事實。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農耕的不斷發展，黃河堤防也得到進一步加強。戰國時期，已有了專管治水的「水官」。《管子·度地》中具體論述了黃河築堤的最佳季節為「春三月」，築堤的方法是「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固堤的方法是「樹之以荊棘，以固其堤；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護堤措施是「歲卑增之，令下貧守之」。可知當時防洪已經有了比較周密的措施和嚴密的組織。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決通川防，夷去險阻」，使黃河有了統一的堤防。過去民間廣泛流傳着《秦始皇打馬修大堤》的傳說，說是秦始皇騎着快馬沿黃河一直跑到東海邊，所過之處，令人立刻修起大堤。從那時起，沿着黃河大堤自西向東可以一直走到海邊。這故事雖有些誇大，但卻基本上反映了秦時注重河防的歷史。

至漢代，黃河的水患更加嚴重。西漢帝時，黃河決口，河水流入汴梁，氾濫六十餘年。為治理水患，朝廷專門設置了「河堤督尉」「河堤謁者」等專職官員和專職修堤人員，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

力，修築了更大規模的防洪工程。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朝廷徵發民工數十萬人，派水利專家王景負責治理黃河。王景帶領民工花費一年的時間，系統地修建了從鄭州蔡陽到山東黃河入海口長達千餘里的黃河大堤，這就是著名的「金堤」。這一工程穩定了公元11年決口後的黃河河床，並使黃河、汴水分流，河不浸汴，汴水也得以安流，不再氾濫。從此一直到唐朝末年的800多年間，黃河出現了相對穩定的狀態，黃河下游的氾濫地區又變成了良田。

唐代的黃河水患相對較少一些，但唐王朝不但沒有放鬆堤防的維修，還規定了沿河地方官對堤防修守管理的職責：「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處，刺史、縣令以時檢校。若須修理，每秋訖，量功多少，差人夫修理。若暴雨氾濫，損壞堤防，交為人患者，先即修營，不拘時限。」(《營繕令》)

北宋建都開封，就在黃河邊上。當時黃河水患嚴重，宋王朝對治河非常重視，設置了權限較大的都水監，專管治河，並在各州設河堤判官專管河事。朝廷重臣，多參與治河方略的爭議，沿河地方官員也都重視河事。與此同時，北宋也很重視堤防的維修，制訂了黃河堤防歲修的法規。這個時期治河問題引起很多人的重視，積極探討治河方法，因而加深了對黃河河情、水情的認識，河工技術有很大進步。特別是王安石主持開展機械浚河、引黃、引汴發展淤灌等，在治黃技術上有了不少創新。

明代以後，隨着社會經濟發展和黃河決溢災害加重，朝廷更為重視治河，治河機構逐漸完備。明代治河，以工部為主管，總理河道直接負責。以後總理河道又加上提督軍務職銜，可以直接指揮軍隊。沿河各省巡撫以下地方官吏也都負有治河職責，逐步加強了下游河務的統一管理。至明末，治河事業已有很大發展，堤防修守及管理維護技術都有長足進步，湧現了以潘季馴、靳輔為代表的一批卓有成效的治河專家，大力倡導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研究全面治理黃河的方略。但由於受社會制度和社會條件的制約，他們始終難有建樹。

至清代，黃河水患依舊比較嚴重，防洪的任務也更為艱巨。組織和帶領群眾防洪，便成為黃河下游一些地方官員的重要任務。如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張耀出任山東巡撫。在他任職期間，正逢山東遭受嚴重水災，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防洪上。他能帶領百姓，疏浚河道，挑淤培埝，增築堤壩，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每逢黃河決口，他都親臨現場，指揮搶修堤防，一年有近三百天他都是在河工上度過的。光緒十七年(1891年)，他正在黃河上監工的時候，忽然「疽發於背」，不久就不治身亡。山東人

民深感其恩，在濟南大明湖畔為他立有專祠，把他尊為「大王」(即黃河神)供奉。這「大王」的化身即黃河中上半截為黃色、背部有瘤狀的小水蛇(這是因為張耀生前，皇帝曾賞他穿黃馬褂，他背上又生過瘡的緣故)。過去每到汛期，黃河出現險情時，人們就將河中「大王」請進大廟裡，供奉在香案中間，給它燒香磕頭，祈求免除水災。

解放以後，在政府的領導下，黃河得到了有效的治理。治理的措施主要包括：一是全面加高培厚黃河大堤，並對黃河大堤險工段進行多次加固處理，使其抗洪能力有了顯著提高；同時還利用黃河水含沙量大的特點，引黃淤固堤，在大堤背後30~100米範圍內共沉積泥沙3.4億立方，使600多公里大堤得到加固；對用粘料和土築成的險工壩岸，全部改建為石壩；臨河堤腳和堤身都植樹種草，進行全面綠化，進一步加固了河堤。二是對河道進行大規模的整治，初步建成了河道整治工程體系，有力地控導了黃河下游河道的擺動，保護了下游灘地。三是為防禦超標準洪水和解決排洪能力上大小下小的矛盾，在幹流上修建了三門峽、小浪底等水利樞紐工程，在支流上修建了伊河陸渾水庫和洛河故縣水庫，開闢了北金堤滯洪區，修建了東平湖滯洪水庫，基本形成了「上攔下排，兩岸分滯」的防洪工程體系，並加強了防洪非工程措施和人防體系的建設。

20世紀70年代後期，隨着治黃工作的不斷深入，「上攔下排」的治黃方針暴露出了一定的局限性。治黃專家進一步認識到黃河「水少沙多、水沙不平衡」對黃河下游河道淤積的重要影響，比較系統地提出了「調水調沙」的治黃思想。其具體設想就是在黃河上修建一系列大型水庫，實行統一調度，對水沙進行有效地控制和調節，變水沙不平衡為水沙相適應，更好地排洪、排沙入海，減輕下游河道的淤積，甚至達到不淤。

1997年小浪底工程截流蓄水後，治黃專家進行了大量的物理模型試驗，找到了理論上的實現黃河下游不淤積的臨界流量和臨界時間。2001年，隨着黃河小浪底工程全面竣工，調水調沙又具備了試驗所要求的足夠庫容的樞紐工程條件。2002年，黃河調水調沙作為一項嶄新的措施登上黃河治理開發與管理工作的舞台。從2002年到2006年，經過5次調水調沙，黃河下游主河道過流能力從1800立方米每秒恢復到3500立方米每秒以上，有效改變了黃河下游「懸河」越長越高、人類被動防禦黃河洪水的險惡局面，調活了黃河防洪減淤這盤大棋，為實現「河床不抬高」的目標做了實踐上的奠基。一條瀕危的大河逐漸又恢復了昔日雄渾的氣勢與活力，保證了黃河灘區人民在小洪水發生時能夠安居樂業。

經過解放後多年的治理，進入黃河下游的洪水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下游防洪能力比過去有了很大提高。目前我們已取得了黃河連續60年伏秋大汛不決口的偉大勝利，扭轉了歷史上黃河頻繁決口改道的險惡局面，從而保障了黃河下游地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促進了該地區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



黃河小浪底風光。



小浪底工程起了防洪減淤的重要作用。

互棚閑話

蒲繼剛

爭與不爭

我們每一個誕生到這個世界上的人從小就面臨着競爭。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不管是植物、動物；國家、人類都在競爭。爭，是一切生物進化的動力和理由。而不爭，卻又是一個人，作為一個個體，在相當程度上對人性、競爭、生存有了深遠、超然的認識後的一種人生态度。

生物學家達爾文發現了一切生物進化、演變的秘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哲學家赫胥黎更是把這一理論引入哲學，引入人類社會。受這一哲學影響的文學家傑克·倫敦，哲學家尼采、叔本華等人更是推崇這一理論，並在不同的學術領域推波助瀾，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哲學推到了極致。希特勒還野蠻地把這一理論引入國家，引入人種高貴論，產生了反動的法西斯主義和戰爭。人類的戰爭，最終成了「爭」的最高形式，而「爭」的最高形式，又把人類推向了毀滅，使競爭走向了它的極致和反動。

爭似乎成了一切生物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理由，而不爭，卻成了相對的。一種植物要長得高大、健壯，就要爭空氣、爭陽光、爭水分；一種動物要想不被淘汰，就要不斷地競爭，就要不斷地在吃與被吃中選擇。那麼，人類呢？從古到今，人類都在不停地競爭。但人類不是植物，更不是弱肉強食的動物，在競爭的同時，是不是都不應該忘記：人類社會除了競爭，還有入倫道德，扶助弱小，企求和平，強弱共存的倫理道德。競爭當然是人類社會的主流。但在競爭的同時，除了要有一種規則，避免我們以前經常說的「人吃人」；導致人類的戰爭和毀滅，是否還應該有一些人有心靈的自覺，不去與別人競爭？而使人類社會有一種更美更好的東西，存在於此之外？他們的不爭，則成為人類獨特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有哲人說：「在人類文明的各個歷史階段，在各個社會中，總有一些人，他們自覺地和世俗生活保持一段距離，以便於思索，以便於和超然的神靈對話。」我想，這就是他們不「爭」的理由吧。

不爭，是相對的。但不爭，卻又滲入了人類社會中一些人特有的美德，善良、平和、悲天憫人。他們作為人類社會的良心，以他們自身的行為作為榜樣，足以讓這個世界更美好、更和平一些。不與別人相爭的人，又絕對要自立、超然、強大，強大到不屑與別人相爭，強大到你不是在別人的無情競爭中，就隨隨便便被淘汰了，消失了，那樣，才能作為不爭的一種目標與榜樣，矗立在人類的面前，去播灑善良與愛。這是個悖論，事實又確實如此。正如老子說的那樣：「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爭，卻又是最強大的。這才是爭的最高境界。

我們歷史上的一些學佛、學道者，總是講究與世無爭、清淨無為。這不是逃避，故作姿態，而是一種哲學，一種做人的道理，一種心胸曠達、博大，修心養性的生活方式。而他們卻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消失的。像老子、莊子；像甘地、讓·薩特那樣，不爭不要，特立獨行，為人類社會樹立了另一種榜樣，另一種生活方式。也為人類社會的「爭與不爭」建立了另一種遊戲規則，這才是「大爭」。

英國詩人蘭德這樣寫道：「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也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走了。」愛藝術、愛大自然，和誰都不爭，這就是人類社會中另一種人的完美人生！



弱肉強食的社會，爭或不爭？網上圖片

亦有可閑 詞在傳意 青絲

有網友發帖，稱他正在讀小學的兒子寫作文，採用了幾個俚語詞彙，在意思表達方面並沒有謬誤，卻被老師判錯。因為老師提倡為文謹慎，凡是詞典上查不到的詞語，都一概不能用，以免引發疑義。網友認為，照這個標準培養出來的學生，充其量只能是一個合格的文字工匠，而不可能成為有血肉、有靈性的作家。

看罷深有同感。如果寫文章，只是在固有的條條框框內組織語言，沒有個性化表達的制約，文字無法隨情而動，思維必受束縛，文字也就難以談得上有吸引力。北宋「江西詩派」的始祖黃庭堅，在文學創作上追求「生新」，慣以常見的詞組成新奇的意象。他在《答洪駒父書》中云：「古之能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其意為古人寫文章，就像熔冶金屬、鍛燒瓷器，雖然也師法前人，沿用前人詩文中的字句或語言技巧，但並不一味摹擬，墨守成規，也會加以變化，使之更為精煉，從而為

詞話詩說

兩心花

終於可以寫潘源良的詞了！這次還是「潘源良+林憶蓮」的組合呢！有「浪子詞人」之稱的潘源良，對於觀眾來說，可能更熟悉他在收費頻道的足球評述員身份。其實早在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音樂的光輝歲月，潘源良已憑一系列大熱歌曲《愛情陷阱》、《最愛是誰》、《容易受傷的女人》、《情深說話未曾講》和「非情歌」《你還愛我嗎？》、《十個救我的少年》、《今天應該很高興》等名作，成為炙手可熱的一代詞家。千禧年前後，潘源良亦從不間斷地為香港詞壇默默耕耘，包括張學友《寂寞的男人》、張敬軒《餘震》、林憶蓮《時光本是無罪》(不敢奢想改變你)和以足球語彙入詞的麥浚龍《人牆》等，皆盡個人風格。近年潘源良大有頻頻(有作品)曝光之勢，為香港流行詞壇帶來更百花齊放的氣象。近作包括陳奕迅的《超超》和鮮新熱辣上市的林憶蓮《兩心花》。

林憶蓮的歌曲，一貫都令樂迷期待。《兩心花》既是「潘源良+林憶蓮」的音樂結晶，自然不禁令人聯想到「都市觸覺」時代的《無憾》和《野花時代》的《沒有發生的愛情》，還有「後野花時代」的《赤裸的秘密》、《暗示》等。憶蓮在2002年的演唱會中更以組曲形式，向為她寫出經典之作的詞人致敬，包括林振強、潘源良和周禮茂等。無怪乎「潘源良+林憶蓮」的組合一直是連迷熱切期待的創作班底，再加上《兩心花》同時是潘源良跨世紀再執導演筒之作《出軌的女人》的電影主題曲，使得《兩心花》更具傳奇色彩。電影主題曲《兩心花》其實是把女性對於感情那種既忍不住要看，又跌宕反覆的細微情緒娓娓道來——「風雨洗過的色彩 仍然莫名其妙地湧來 某些不可捉摸的結局 卻更愛 原來別離是營

造歸來 原來寂寥是留住精彩 已經心死不再去等待 迎面卻是濃濃的愛」 《兩心花》全詞以「風雨洗過」作開端，意味着女主人公已經歷種種情感挫折和磨難。而情感上的全新色彩，卻在她最沒有防備止水不波的時刻再度出現，泛起漣漪。很多人都以為女性都渴望天長地久的感情關係，《兩心花》卻替女性敞開心扉，道出有時愈是不可捉摸、沒有結果的感情，卻為當事人帶來更濃烈的吸引力。而且就是這種猜不透、似有還無的狀態，可能更令人為之魂魂顛倒，也讓詞中「已經心死不再去等待」的女主人公，準備走上一段未可預測的情路，同時省悟到謎樣的人生，故謂「原來別離是營造歸來 原來寂寥是留住精彩」。想當然的是，為着要配合電影《出軌的女人》所講述的「成熟中女」的出軌故事，面對極具爭議性的題材，電影主題曲《兩心花》全詞選擇走上抽象唯美路線，道出女子有時不免成為「兩心花」。有時固有的感情關係令她們心灰意冷之餘，沒想到全新的春天又莫名其妙地湧來——「如爐火 冷下來 從前可一不可再 情如灰 怎主宰 翻飛於腦海 無論怎麼掩蓋 如流水 歸滄海 從雲端 再下來 循環中 添彩彩 花菱花再開 這心雖死竟有他心的愛 從何時緣份散了 只可以說分開 而何時緣份再到 這份情難更改」 根據潘源良的自我剖白，他本人在感情上亦很艱難過釘子，再加上現代都市人的複雜感情關係，表面上匪夷所思的「出軌」，反過來可能是都市生活壓抑下的自然宣洩。《兩心花》的副歌，寫來大有林振強《細水長流》的影子，把電影中似乎不容於世的地下親密關係，演繹為儼如百川歸海、花開花落的常態——「如流水 歸滄海，「花菱花再開」。在一段關係的淡化中，說不定卻隱伏了另一段花季漫山開遍的可能，故

謂「這心雖死竟有他心的愛」。觀乎此，《兩心花》雖然帶有大路抒情歌曲的外殼，骨子裡卻探討了世俗所謂的「出軌的女人」的微妙心理。當中雖無一字為「出軌的女人」開脫澄清，潘源良卻在字裡行間，把聽眾帶進電影中「成熟中女」的敏感脆弱的心。所謂「出軌」，難道又不是人類自然情感作祟下的條件反射？所謂「忠誠」，誰又知道不是懼怕改變的原地踏步？因此在《人牆》和《超超》之後，《兩心花》似乎更勇於剖析都市情感、直面世道人心，可謂最具潘源良「浪子詞人」風格的本色之作。《兩心花》交由林憶蓮跨刀聲演，亦成就了繼《都市觸覺》時代唱出潘源良電影歌曲《無憾》後的跨世紀合作美談。

《兩心花》

作曲：恭碩良 填詞：潘源良 主唱：林憶蓮 風雨洗過的色彩 仍然莫名其妙地湧來 某些不可捉摸的結局 卻更愛 原來別離是營造歸來 原來寂寥是留住精彩 已經心死不再去等待 迎面卻是濃濃的愛 如爐火 冷下來 從前可一不可再 情如灰 怎主宰 翻飛於腦海 無論怎麼掩蓋 如流水 歸滄海 從雲端 再下來 循環中 添彩彩 花菱花再開 這心雖死竟有他心的愛 從何時緣份散了 只可以說分開 而何時緣份再到 這份情難更改 如爐火 冷下來 從前可一不可再 情如灰 怎主宰 翻飛於腦海 無論怎麼掩蓋 如流水 歸滄海 從雲端 再下來 循環中 添彩彩 花菱花再開 這心雖死竟有他心的愛



蘇軾在寫作上也提倡多元化的語言風格。網上圖片